# 晚清状元的一场情感官司

沈云芝,民国时擅长刺绣的奇女子,有着“针神”的美誉。慈禧七十大寿时,她和自己的丈夫余觉托人进献了《八仙上寿图》《无量寿佛图》两幅刺绣,深得慈禧的喜爱,赐给他们夫妇商勋奖励,慈禧还亲笔题写福寿两字赠予二人,从此沈云芝改名为沈寿。

一时间夫妇二人成了刺绣界家喻户晓的名人。可惜好景不长,辛亥革命爆发,余觉夫妇两人不得不离开北京到天津谋求发展,勉强维持生计。

就在夫妇俩困顿之时,“晚清状元”、著名的实业家张謇邀请沈寿到南通的女子传习所担任刺绣教员。

在南通,沈寿主要负责女子刺绣方面的教学工作,余觉则负责刺绣对外业务,常年奔波在外,夫妻两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居所,加上后来张謇派余觉到上海开办刺绣公司,余觉又讨了房姨太太,两人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,感情愈加的淡薄。

暂住于女子传习所的沈寿,身体一直羸弱,经常出现腹胀的情况,疼痛难忍。对于这位技艺高超又风姿绰约的刺绣大师,张謇十分关心爱怜,派名医为她诊治。

沈云芝

为了能让沈寿安心养病,张謇还让沈寿从传习所搬到了自己的私人别墅“谦亭”静养,在闲暇时张謇还教沈寿学诗学,唱和诗文。

61岁的张謇虽说与40岁的沈寿年纪差了21岁,但每每与沈寿在一起,就感觉有说不完的话。久而久之,张謇对沈寿产生了某种爱意。

但两个人毕竟都是有家室的人,时间长了难免有闲言,为了堵住悠悠之口,沈寿还是回到了传习所居住。可张謇又在传习所和“濠阳小筑”之间盖了一栋房子,建立绣织局,让沈寿当局长,这个地方既可以办公又可以居住。

1921年春天,沈寿腹部肿胀,病情越来越严重,并由腹部升到了胸口,虽经名医多方诊治,并做了腹部的放水手术,可依然是无力回天。6月8日,离开了人世,年仅48岁,临终时,沈寿要求埋葬在南通。

然而沈寿的离世迅即引发了两个男人的情感官司。悲恸的张謇在处理完沈寿的丧事后,把炮火对准了余觉,写文指责余觉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,除了向沈寿要钱没有半点夫妇情意和温存。

看到张謇指责自己,余觉也不甘示弱,挥笔写下了《余觉沈寿夫妇南通病史》,说张謇是“一再诬余欺妻,诬妻怨余”,纯粹就是颠倒黑白。这还不算,余觉认为张謇蓄意挑拨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,霸占了沈寿大量私人财产,要求张謇如数退还。

为此,余觉还将张謇告上了法庭,两人大打口水仗,这场官司闹得沸沸扬扬,直到1926年张謇去世,这场官司才不了了之。

据《文史博览》

## 南宋七十三岁进士娶上新娘

南宋绍兴八年(公元1138年),朝廷正在举行殿试进士唱名仪式。皇帝宋高宗赵构亲自参加,之前,唱名了状元黄公度、榜眼陈俊卿,两位都是青年才俊,赵构予以亲切接见,问寒嘘暖,其乐融融。现在唱名到了探花陈修。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,伏身跪倒,口中高喊万岁。赵构问他今年高寿,陈修回道已经七十三岁了。赵构心想如此高龄,还能高中探花,真是毅力惊人。心中暗暗佩服,然后赵构又问他儿孙几何。没有想到,陈修回答说为了考取功名,他至今未婚!惊诧不已的赵构,随即也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,他把一位三十多岁姓施的官人许配给陈修做妻子,并给予她金银财帛作为嫁妆。陈修这也算老来得福,金榜题名并洞房花烛,人生两大喜事一起,就这样毫无征兆的“扑面而来”了!此事传到民间,大家还编了一首打油诗“新人若问郎年几?五十年前二十三”。

据《池州学院学报》

## 东汉蔡邕侍母三年未更衣

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蔡邕才华横溢,精通经史、天文、音律、擅长辞赋。在蔡邕还没有入朝为官时,有个叫徐璜的宦官为了讨皇帝欢心,推荐蔡邕入朝为其弹琴。可是蔡邕不愿意去,于是在途中就磨磨蹭蹭。后来到了偃师(在今天洛阳的东北方向)就说自己生病了走不了了。于是在磨蹭着去见皇帝的路上写了著名的《述行赋》。这部《述行赋》就是借途中所遇古迹,托古讽今,借以抒发自己满腔郁愤的一篇抒情文字,文中采用对比手法写出了贫富不同的两级分化,从居住到饮食,深刻地揭示了豪门的奢华和民间的疾苦。

不仅如此,蔡邕生性至孝。母亲曾经卧床三年,蔡邕三年没换过衣服地伺候着。并且为了照顾母亲曾经很多天没睡觉。在母亲去世后,就在母亲墓旁盖了个小屋住下来为母亲守孝。

据《周口晚报》

## 王小波:我一背书就困

1978年我去考大学。在此之前,我只上过一年中学,还是十二年前上的,中学的功课或者没有学,或者全忘光。家里人劝我说:你毫无基础,最好还是考文科,免得考不上。但我就是不听,去考了理科,结果考上了。家里人还说,你记忆力好,考文科比较有把握。我的记忆力是不错,一本很厚的书看过以后,里面每个细节都能记得,但是书里的人名地名年代等等,差不多全都记不得。

我对事情实际的一面比较感兴趣:如果你说的是种状态,我马上就能明白是怎样一种情形;如果你说的是种过程,我也马上能理解照你说的,前因如何,后果则会如何。不但能理解,而且能记住。因此,数理化对我来说,还是相对好懂的。最要命的是这类问题:一件事,它有什么样的名分,应该怎样把它纳入名义的体系——或者说,对它该用什么样的提法。众所周知,提法总是要背的。我怕的就是这个。文科的鼻祖孔老夫子说,必也正名乎。我知道正名重要。但我老觉得把一件事搞懂更重要——我就怕名也正了,言也顺了,事也成了,最后成的是什么事情倒不大明白。我层次很低,也就配去学学理科。

当然,理科也要考一门需要背的课程,这门课几乎要了我的命。我记得当年有一道题,叫做十次路线斗争,它完全是我的噩梦。每次斗争都有正确的一方和错误的一方,正确的一方不难回答,错误的一方的代表人物是谁就需要记了。临考前一天,我整天举着双手,对着十个手指一一默诵着,总算是记住了所有的左和右。但我光顾了记题上的左右,把真正的左右都忘了,以后总也想不起来。 据《三联生活周刊》

## 陈璧君至死不认汪精卫是汉奸

史上的汪精卫是个受尽唾骂的反面人物,但是在个人生活作风上,汪精卫是少有的廉洁。他只有一个妻子陈璧君,此外并没有二奶。汪精卫谋刺摄政王,临行前已抱定必死的决心,陈璧君心里跟着一激动,满怀豪情地说:“你去干吧,你明天就要去死,我没有旁的送给你。”于是她把自己的处女之身献给了心上人,跟他睡了一觉。

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表示,只要陈璧君肯为当年的汉奸行为悔过,就考虑放她出狱。但是当宋庆龄、何香凝二人去劝说陈璧君时,遭到她的严词拒绝。她给两位夫人回信说:“共党要我悔过,无非还是持蒋政权的老观点,认为我是汉奸。汪先生和我都没有卖国,真正的卖国贼是蒋介石。这不用我历数事实,二位先生心中有数,共党心中有数。正由于二位知道我的性格,我愿意在监狱里送走我的最后岁月。衷心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爱护。”陈璧君说到做到,至死不肯承认是汉奸卖国贼,因而也就一直没有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,最后病死在监狱里。

据《张学良口述历史》

## 李莲英上过冬季“扫盲”班

因为古代没有九年制义务教育,所以,平时要学习就得去私塾。有钱人家可以把老师直接请进家,那穷人的孩子想认点字怎么办呢?穷人的孩子平时要劳作,所以就没机会去私塾。而到了冬天,因为是农闲,所以才有条件学习,此时冬学堂因为收费少,门槛低,深受穷人家喜欢。

这“冬学堂”虽然是个突击班,但也是有学期的。一般立冬这天开谭,腊月十五结束,总共差不多三四个月的时间。到了腊月十五,就算是从“冬学堂”毕业了。这样子毕业出来的人虽然称不上读书人,但好歹也不算目不识丁,不能再称为“文盲”了。

李莲英幼时家贫,无力读私塾,所以被家人送进了“扫盲班”。在“扫盲班”,他每天都第一个到,在别的同学到来前,就把学堂打扫得干干净净;冬天天冷,他总是第一个来生炉子。放学了,别的同学都回家了,唯有李莲英总不忘留下来,替先生烧火暖炕,这才回家。

李莲英因此格外讨得“冬学堂”的先生欢心,先生也愿意多教一些知识给他。

据CCTV4国宝档案

## 费曼先生“捉弄”女服务生

理查德·费曼

理查德·费曼1918年出生,1939年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,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,又加入罗拉拉摩斯实验室,对原子弹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卓著。

大三、大四的时候,费曼经常光顾波士顿的一家餐厅。所以餐厅的人都认识他,总是招呼他的是一个叫苏丝的女服务生。

一天,费曼把小费——两个五分美元的硬币——放在两个玻璃杯里、把玻璃杯装满了水。用卡片覆盖在杯子上,然后把杯子翻过来放在桌上,把卡片抽走。由于杯子盖得很紧,空气进不去,因此一滴水也没漏出来。

走出餐厅的时候,费曼向苏丝说:“小心,你拿给我的玻璃杯有点古怪,上面是满的,下面却有个洞!”

第二天费曼再到这家餐厅去,发现招呼他的女服务生换了。新的女服务生说:“苏丝气坏了,她叫老板出来,两个人研究了老半天,但他们没空慢慢讨论该怎么办,最后决定还是就那样把第二个杯子拿起来,结果水流得满桌,简直是一塌糊涂,苏丝还滑了一跤,他们都很生气。”

费曼大笑。她说:“这一点都不好笑。如果有人这样对你,你会怎么办?”

“我会拿一个汤碗,很小心地把杯子滑到桌边,然后让水流到汤碗里,水就不用流到地板上了。然后,我再把铜板拿起来。”

“噢!这主意不错。”她说。

那天晚上,费曼把咖啡杯翻过来盖在桌上,把小费放在里面。

第二天晚上费曼到餐厅时,那个服务生问费曼。“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咖啡杯盖在桌上?”

“我是想,即使你那么匆忙,你还是会跑回厨房,拿一个汤碗,然后慢慢地、小心翼翼地把杯子移到桌边——”服务生抱怨说:“我就是这么做,但杯子里却一点水也没有!”

据《别闹了,费曼先生》

# 卡夫卡不夺人所爱

卡夫卡住在布拉格黄金小巷22号。每天,他都要到希贝斯卡大街的雅可咖啡馆里进行思考和创作,维持生命的就是老板送的几片面包,毕竟他从来不问世事。

卡夫卡的特立独行,引起一个女人的注意。她坐到卡夫卡的对面,从桌子上拿起他写好的稿纸,卡夫卡写一页,她便读一页。那是《变形记》手稿。当时,没有谁能读懂,这个女人是例外。

离开前,她通过酒侍,留下了一张便笺,上面写着:“我不得不承认,我喜欢上你和你的作品。”

这个女人是俄罗斯著名记者米列娜·洁森斯卡,是一位银行家的夫人,但是,她隐瞒了这一切。以后,他们开始通过布拉格的邮差交流情感。

1920年,一个偶然的机会,卡夫卡得知洁森斯卡是有夫之妇,他陷入深思。之后,卡夫卡停止与洁森斯卡的一切联系。1921年,洁森斯卡再次来到布拉格,来到这家咖啡馆,她没有见到卡夫卡。在熟悉的亚麻桌布下,空余一副旧刀叉。

洁森斯卡离开布拉格的那个晚上,卡夫卡坐在咖啡馆幽暗的灯影里,给她写下最后一封信:“现在我已经记不起你脸庞的模样,只有你离开咖啡桌那一刹那的背影,历历在目。”

后来,他们没有见过面。但弥留之际,人们听到处于昏迷状态下的卡夫卡,念叨着洁森斯卡的名字。不横刀夺爱,卡夫卡用孤寂的一生,表达自己对爱的尊重。 据《读者》